



(英)布鲁斯·安德森 著

从平民到首相
约翰·梅杰传

K835.611.5
2

85186

从平民到首相 约翰·梅杰传

(英) 布鲁斯·安德森 著

汤玉明 相 艳 李长安 译
马进 校左莹 张宏伟 王琼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1 号

从平民到首相
约翰·梅杰传
(英)布鲁斯·安德森 著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245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7-5604-0421-9/K · 73 定价：6.40 元

序　　言

悲喜交加的一天

1990年11月27日，星期二，6时左右，约翰·梅杰的支持者聚集在唐宁街11号的客厅里，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选举保守党领袖的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异常紧张的气氛简直令人窒息。

127个小时以前，约翰·梅杰宣布竞选保守党领袖。此后，唐宁街11号的人们竭尽全力为他的成功忙前忙后，竞选活动进展顺利，而且很有乐趣。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客厅里的每个人都对胜利充满信心，但现在，欢乐和自信不翼而飞，焦虑困扰着每一个人。

早晨，人们也曾信心十足，因为从最后一次尚未公开的选票检查所反馈的信息来看，有充分理由认为，梅杰将在当天夜里赢得竞选保守党领袖的胜利。稍后，镇静和自信便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竞选结束前夕的紧张和担忧。前几个晚上，梅杰竞选小组的成员几乎彻夜未眠。在剩下的两天里，他们正激励自己，振作精神，加倍努力，为第三轮投票做准备。梅杰竞选负责人诺曼·拉蒙特向他的小组成员发表讲话：“我们面临丧失战斗力的危险。选举结果一公布，如果我们失败，大家都必须

回到盖弗尔大街，加入到支持赫德的队伍中去。”

各种竞选活动的声明书早已拟定，内容涉及到从直接取胜到彻底败北等每个可能发生的事件。我递给诺曼·拉蒙特一份获胜声明书，他很不耐烦地将它推到一边说：“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今天不可能获胜。”饮料端上来了，侍者向体育大臣罗伯特·阿特金斯想喝点什么，他回答道：“威士忌”。

“需要加点什么吗？”

“是的，再加点威士忌。”他端着酒杯走到窗前，一只手紧紧抓住窗框，以缓解内心的紧张。他看起来像要把木质窗框扭断似的。

接着，一位相当镇静的人来到众人中间。他谈笑自若，丝毫没有受到紧张气氛的感染。倘若他是别的任何人，我们一定会被他那轻松的样子所激怒。然而，每个人都非常乐意看到梅杰显得如此洒脱。梅杰先生只休息了一个小时，诺曼·拉蒙特就不得不将他叫醒。他是这个屋子里唯一的一位对竞选结果胸有成竹的人。他的竞选小组成员或许已经失望，但他却信心十足。他不仅意识到自己胜利在握，而且希望当晚直接取胜。

突然，传来一声要求肃静的喊声。竞选结果即将揭晓。梅杰夫妇分别在相距数英尺的两群人中闲谈，听见喊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并肩而立，彼此紧握着对方的手。克兰利·翁斯洛的图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是1922年委员会主席，负责此次领袖竞选活动。屏幕上的他正在高声宣布：“迈克尔·赫塞尔廷：131票。”“我们赢了。”梅杰竞选小组的一位成员激动地大喊，但他立刻被制止。翁斯洛先生继续宣布道：“道格拉斯·赫德：56票。约翰·梅杰：185票。”这时，所有的人情不自禁地高声欢呼：我们赢了。

只差两张选票约翰·梅杰就可以直接当选，但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认为，竞选活动还会继续进行。梅杰竞选的新闻官安吉·布雷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因为迈克尔·赫塞尔廷出现在电视上。赫塞尔廷已很快意识到这次投票结果的意义，他步履稳健、不失体面地从教堂街的居处走出，向等候在门外的摄影记者们发表了简洁而颇具气度的声明，承认竞选失败。约翰·梅杰立刻询问，是否有人能立即去安慰赫塞尔廷。过了一会，道格拉斯·赫德出现在电视上，声明竞选失败。约翰·梅杰即将登上首相宝座，保守党领袖职位的角逐降下帷幕。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看电视。竞选结果刚一公布，她就赶往到唐宁街11号。她刚一到达，就立刻上前拥抱诺尔马·梅杰，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盼望已久的一切。保守党有希望了，政府有希望了。”这的确是一个催人泪下的场面。大约在两分钟内，人们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酸楚与凄苦。站在两位女士身旁的特伦斯·希金斯顿时泪如泉涌，其他人也都流下了热泪。在场的大多数人曾是撒切尔的忠实支持者，曾希望她能再次当选，但在第二轮投票前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不得已更换了效忠的对象。一切计划和行动都围绕着约翰·梅杰，而不是撒切尔夫人进行。在卸任前的几天里，她忙着打点行装，准备搬出首相官邸。

现在，撒切尔夫人赶来参加为梅杰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而举行的庆贺活动，纵酒狂欢的人们发现他们的情感分裂了。一会儿，他们或许谈笑风生，但只要一看到撒切尔夫人，他们的双眼瞬即噙满泪水。阿拉斯泰尔·古德拉德援引了一句恰当的话，贴切地概括了这些人当时的矛盾心理：“如此悲喜交加的一

天。”

有一个人丝毫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这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她是屋子里最镇静的人，遇到任何有关她前途、命运的话题，她都轻快地回绝了。她重复说道：“今日就是今日，昨天就是昨天，政策将一如既往。保守党可以再执政 11 年。”一位男士试图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是多么的坚强，但刚一开口就哽咽了，难以继续讲话，而撒切尔夫人对这位男子汉则表现出一种冷淡而傲慢的同情，这通常是刚强的男子汉对待柔弱女子的方式。即使是铮铮男儿，人们恐怕也不奢望他表现得如此坚强、刚烈。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向云集在唐宁街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讲几句话，她一口回绝了。这是属于梅杰的夜晚，她不想插足。撒切尔撩起窗帘，观看外面正在进行的庆祝活动。所有摄影镜头突然调转方向，一齐对准她，她显得激动而又悲哀。有人提醒她，她现在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撒切尔夫人赶忙放开窗帘，退回客厅。

在客厅的一角，内阁秘书罗宾·巴特勒和其他两个人正在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撒切尔夫人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他们推测第三轮投票还得进行，尽管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因为尚无取消它的规定或惯例。问题是，保守党已有了新的领袖，撒切尔夫人是否还担任首相职务。有人指出，丘吉尔出任首相时，张伯伦继续留任保守党领袖，直到 1940 年 12 月逝世。这就是一个先例。假如撒切尔夫人打算在第二天上午辞职，王宫就不会感到为难，召见约翰·梅杰也仅是履行手续而已。

撒切尔夫人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消除了众人的一切疑虑。她当然打算在第二天上午辞职，由谁来继承她的职务已确定无疑，没有必要再继续拖延辞职一事。她轻松而又诚恳地说

道：“明天早晨就去王宫。”倘若有位听众粗心大意，又不谙英国宪法，就决不会猜到，她指的是自己首相任职的最后一道手续。

撒切尔夫人及其随从返回到唐宁街 10 号后不久，克兰利·翁斯洛来到唐宁街 11 号。他立刻被焦急的询问者团团围住。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会不会举行第三轮选举，翁斯洛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我已经取消了它。我确信我冲破了所有的惯例，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已经不需要决定什么，再举行投票选举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应该是我们党的常识。”说完话，翁斯洛先生走下楼梯，准备喝一杯，并向保守党的新领袖表示祝贺。

第二天上午，撒切尔夫人和梅杰先生双双访问王宫。约翰·梅杰作为 20 世纪英国最年轻的首尔回到唐宁街 10 号，他也被认为是一位最缺乏经验、最不出名的首相。多少年来，政界知情人对他的品性和能力有了相当的了解，但直到 1989 年 7 月，梅杰出任外交大臣前，他的名字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还毫无意义。现在，他被保守党选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继承人。当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时，梅杰只是一名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后座议员。今天，他的崛起如同撒切尔的下台一样，令世人震惊。

目 录

序 言

悲喜交加的一天 1

第一章 马戏演员之子 1

事后的震动 1

马戏团里的多面手 3

郊区花园雕塑家 7

战争与年迈的汤姆 9

生意最终倒闭 14

镀金纽扣 16

主宰自己的命运 21

第二章 年轻的政治活动家 23

加入青年保守党 23

靠救济金度日 27

刚毅的性格 29

意外的车祸 37

地方政坛崭露头角 42

政治与婚姻	54
第三章 跻身内阁	71
才子与次官	71
迥然不同的风格	73
为跻身内阁而努力	77
财政部的二把手	85
理财有方	88
第四章 内阁大臣	94
小船上的宏伟抱负	94
外交大臣	98
财政大臣	106
汇率机制的纠葛	111
第五章 突发事变	115
保守党领袖	122
霍姆勋爵、麦克劳德先生和魔圈	124
元老派失去权力	127
愚蠢的假候选人	129
晓星的陨落	131
内阁改组	135
无声的竞选	138
潜伏的杀手	144
雄狮与牛车	149

心灰意冷	153
有口难言	156
第六章 撒切尔夫人的垮台：第一幕	162
阴谋还是混乱？	162
挑战还是退出	165
最温顺的人也会反抗	168
第一轮选举 悄然而动的雄狮	170
政党和国家	174
《太阳报》弄巧成拙	176
痛苦的打击	178
第二轮选举 牙疼	181
内阁离心离德	184
议员众叛亲离	194
凯瑟琳聚会	199
投机分子阿兰·克拉克	206
第七章 撒切尔夫人的垮台：第二幕	208
不安宁的疗养期	208
茶室、王宫和书房	211
撒切尔主义者的反击吗？	220
打往亨廷顿的电话	221
提名单—候选人	224
饮泪辞职	227

糟糕的判断 糟糕的运气	233
第八章 梅杰的竞选	235
电梯里的戏剧	237
掩体里的竞选班子	242
争取支持者	247
撒切尔因素	256
灵活的策略	260
赫塞尔廷及赫德的竞选	273
第九章 上任之后	277
撒切尔主义	278
梅杰主义	282
百小时之战	286
欧 洲	294
经 济	305
政治与梅杰	309
政 策	309

第一章 马戏演员之子

事后的震动

1943年1月，格温·梅杰去看医生，诉说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和胃病。但检查结果表明，她的身体不适与消化系统毫不相干，而仅仅是因为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这一突如其来消息令她震惊。正如约翰·梅杰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到来不但是个事后才想到的事，而且是个“事后的震动”。那的确是一次意外怀孕。

约翰·梅杰的父亲汤姆·梅杰当时年近64岁，他的第二个妻子格温也快38岁了。他们已有两个孩子：帕特里夏13岁，特里10岁。就汤姆的年龄和当时处在战争年代的境况而言，增添家庭负担显然不合时宜。当时生活窘迫，全家人都不想再要孩子。在萨里郡医院出生的这个婴儿不幸从接生员那里染上疾病，结果全身长满疥疮，只得几次换血。至今他的脚踝部还有因输血而留下的针孔疤痕。婴儿曾一度危在旦夕，生死未卜。祸不单行，孩子的母亲格温·梅杰的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健康，生育时又患上了肺炎和肋膜炎。这一切似乎预兆着这次意外怀孕注定要以悲剧终结。

然而，母子的身体渐渐康复。接下来就是为新生儿取名，

包括教名和姓氏。他的父亲汤姆·梅杰出生时起名为亚伯拉罕·托马斯·保尔。后来取名梅杰，为了更正式一些，更名为梅杰一保尔。格温认为这样做显得有些矫揉造作，所以乐意让人们称梅杰先生或梅杰夫人，不过在一些重大场合或涉及有关法律问题时，她仍使用梅杰一保尔这个名字。特里的注册名为特里·梅杰·保尔，其间没有连字符，给他本人留下选择的余地。轮到约翰时，格温偏爱的名字“保尔”被遗弃，也许是因为她当时太虚弱，不能据理力争。于是，新生儿径直被叫作“约翰·梅杰”。话说回来，倘若约翰·梅杰当初真的起名“约翰·保尔”，那将是个极大的讽刺，因为1381年农民暴动的领袖就叫约翰·保尔，据说他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当亚当耕种，夏娃纺织时，谁是贵族？

然而，给新生儿起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约翰的教母平克小姐，是个固执己见、不易被说服的女人，她认为“约翰·梅杰”这个名字过于简短，所以在为孩子做洗礼，让教母给孩子起名时，她脱口答道“约翰·罗伊·梅杰”。汤姆·梅杰异常恼怒，但又觉得不能吵架，以免破坏洗礼这个神圣的时刻。按照汤姆的意愿，孩子仍叫“约翰·梅杰”，但当孩子上学注册时，母亲却使用了“约翰·罗伊·梅杰”这个名字。约翰本人从不喜欢罗伊这个名字，他更满意出生证上的名字：平民约翰·梅杰。

新生儿有了名字，恢复了健康，回到父母家，但随即又几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1944年初，一枚V-1型火箭在距梅杰家仅几百英尺处爆炸，小约翰的床上溅满被震碎的玻璃。这对

于产后仍很虚弱、疾病缠身的格温·梅杰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难以承受。像许多经历了1940年大规模空袭的伦敦居民一样，格温·梅杰一想到1944年再次发生的火箭袭击，就不寒而栗，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梅杰一家搬到了诺福克。

汤姆·梅杰在瑟福德附近的美国机场工作，负责水泵房。勿庸赘言，约翰·梅杰现在对他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印象。30多年后，他又以英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地方。

第二次空袭结束了，欧洲战场已经取得胜利，梅杰一家重返故里。经过两年战火硝烟、颠沛流离的生活，小约翰终于开始了安定、愉快的童年生活。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成长环境对他个人而言，也是宝贵的，因为汤姆·梅杰绝不是位安常处顺的普通父亲。

马戏团里的多面手

约翰·梅杰的父亲亚伯拉罕·托马斯·保尔于1879年5月18日出生于沃尔索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保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泥水匠。母亲莎拉·安妮·奥马拉至少在儿子出生时，还不会写字。她的确在儿子出生证上签了“字”，但这个字只是个“X”。莎拉的父亲安德鲁·奥马拉曾当过矿工，后来又做过赛马场的赌注登记员。孩童时，汤姆·梅杰得知，奥马拉家本是个富裕的爱尔兰家族，在饥荒年代破落。不过，爱尔兰人一般不愿意承认并不显赫的门第。亚伯拉罕·保尔是约

翰·保尔的儿子，后者当过锁匠和客栈老板。有段时间，他曾经营过布里奇旅馆，这个旅馆现在依然存在。约翰保尔的父亲也叫亚伯拉罕·保尔，是一位泥水匠，19世纪典型的手工业工人。在他之前，“保尔”家族消失在浩瀚的历史之中，无从可查。

在汤姆·约翰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是位对工作一丝不苟、力求尽善尽美的人。如果让他负责砌一堵墙，那么只有达到了他苛刻的既定标准才算完工。托马斯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阿勒格尼山脉丘陵地带，为安德鲁·卡内基建造鼓风炉。汤姆·梅杰曾告诉他的孩子们，1878年，莎拉怀孕后不得不回到英格兰，才使他出生在自己的国土上。19世纪70年代，旅行和怀孕分娩比现在要艰难得多，汤姆的双亲一定为此经历了诸多不便，付出了高昂的花费，甚至担当风险。汤姆的母亲漂洋过海，专程回国生育，这似乎显得特别让人费解。如果说莎拉一家曾经因饥荒被迫离开爱尔兰，逃到英格兰，那么很难想象她对英格兰还会有多么深的感情。这次旅行看来是亚伯拉罕的主意，这当然与汤姆·梅杰曾提到的父亲的那种个性有关。

汤姆出生后不久，母亲又携带孩子们离开沃尔索尔，返回美国，汤姆在这里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不过，到他自己的孩子在英格兰长大时，他已没有丝毫的美国口音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汤姆一家几度横渡大西洋，往来于英美之间，但他的大部分教育是在美国完成的。他曾经是宾夕法尼亚钢管乐队的鼓手。他似乎想到了戎马生涯，并获得了西点军校的吉拉德奖学金，但他最终没有接受。

1897年，汤姆回到了沃尔索尔。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从

事过建筑业，并加入了当地的游泳和水球协会。进入成年后，有位医生曾告诉过他，他患有心脏病。汤姆后来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表明，医生的诊断并不准确。虽然这一诊断使他未能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汤姆·梅杰本人从未将医生的话当回事。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曾经断言，他儿子最有前途的职业应该是建筑，汤姆却不以为然。1901年，他违背父母意愿，开始从事新的职业——戏剧业，并以“汤姆·梅杰”作为他的艺名。

此后直到1929年离开舞台，在戏剧领域中，没有汤姆不想尝试、不想体验的事。他既是歌手、舞蹈家和魔术师，又能表演滑稽短剧——或独演，或双人合演，还能在歌剧中扮演角色。在步入戏剧行业最初的日子里，汤姆曾是杂技艺术表演家，常在露天或马戏团的大帐篷下献艺。有一次，汤姆在空中表演时不慎摔了下来，只是由于穿着特殊的表演服装才没有伤残或摔死。剧场经理从观众当时的惊骇表现中受到启发，试图在以后的表演中保留演员从高空掉下这一扣人心弦的情节。

1910年，汤姆与女演员基蒂·德拉姆结婚，这是她的第一位妻子，婚后没有生育。德拉姆和汤姆常常同台表演。有时也单独登台献艺。基蒂的艺名叫“金格”，擅长演滑稽剧或以爱国为主题的独角戏。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汤姆有资格声称在全英国和爱尔兰的所有剧院与音乐厅表演过节目。他还多次出国表演，尤其是去美国。汤姆·梅杰死后，特里发现了几件汤姆在空中表演时用的紧身衣，上面饰有美国星条旗图案，可能是他在美国表演时用的。汤姆还声称，他去阿根廷参观时，曾受雇于所谓“百万富翁俱乐部”。根据汤姆自己的说法，他的职责是协助维持秩序和纪律，途径是使用他的纸牌魔术战胜用纸牌骗人的赌徒，收回他们从诚实的赞助人手中诈骗